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申齋集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錄監生臣吳銓

申齋集卷六

元 劉岳申 撰

記

雲南中慶路儒學新製禮器記

世祖皇帝以聰明睿知神武不殺格於皇天自有朔方以來所未有也由是混一區宇盡有華夏蠻貊之地達於九州四海之外又自開闢以來所無嗚呼盛哉雲南在秦以前為鎮楚將莊蹻始王其地歴秦漢蜀晉隋唐

宋置郡封王羈縻不絶國朝始王皇子視封建置行中書省廉訪司視中國至元甲戌始建夫子廟丙子春江南方被兵而雲南獨於此時落成新宫始行釋奠禮此豈非天哉於是五十年然禮器周陶歲歲春秋取具有司廉訪副使安公囦始議範金而難其費始刻孝經以募本市民間積鈔萬一千緡會廉訪使汪公壽昌至是其議以江西治鑄良合古制白之平章嚢嘉㐲合中慶路儒學正孫彬學録杜餘慶馳驛江西檄行中書省廉

訪司江西以吉安為尤良以總管杜公元忠歷任憲使檄公董其事公被檄以國家崇明祀懷遠人為重申飭惟謹而達嚕噶齊托果齊嘗宣慰雲南尤喜贊成之選良工考古制為簠簋登鉶爵玷尊勺凡伯六十有八用銅十六石三鈞有奇緡五千六百七十緡有奇既成傚古而尤工以其餘財購經史子集以歸公喜形於色曰此廬陵工師之良典籍之富也今四方名能文辭可傳遠者亦莫如廬陵求記以昭示無窮則相與屬筆於劉

岳申既辭弗獲則諗於使者曰自古聖人皆修文德以來遠人而後世壹之威武至有求書籍於中國而不與者元德如天遠人既來而省憲大臣知求學校禮器於錢穀甲兵之外使者知求書籍於禮器之外吾廬陵太守於簿書期會之間又知承流宣化於封疆之外將天地之氣藏蓄而不洩以待今日耶天將華西南夷使其民由是興於禮讓而修其孝弟忠信由是誦行夫子之言行而可使出長入治此豈錢穀甲兵簿書期會所敢

望者哉是役也惟廬陵太守能敬其事惟雲南使者能竭其力惟廉訪使副二公平章公能知闕休又能用人皆用意久遠皆可書也於是相與復於公退而書之以為記

讀書巖記

至治三年江西叅知政事康公邁以愛民下士聞於江廣其秋八月定鄉試官而廬陵劉岳申忝在選中岳申先諸湖廣九月自湖廣歸以書獻三言於公邁曰忠孝

曰恭儉曰退讓公邁與為賔主禮執書讀至盡愈益恭
明日謂岳申曰惇之顯考太師恒陽文正王嘗鎮閩陝
買田築室少陵原之陽藏書二萬卷日與司徒許文正
公紫陽楊先生講學太師出鎮荆鄂再入朝決大議定
大計未嘗忘此書惇幼從伯兄平章仲兄中丞讀書其
中後頗修理故處益市書萬卷名曰讀書巖承先志也
集賢侍講學士商君琦為之圖中朝士大夫各為文字
子幸記之岳申不敢當亦不敢辭則復於公邁曰少陵

原有杜城春秋杜伯所封國非乎樊川爲漢樊將軍食邑韋杜二曲爲唐相國故宅非乎歷代王侯將相第宅園池多矣亦嘗有如太師以藏書聞者乎樊川與韋杜二曲徒以姓得名爾又有如康泉以太師忠清正直得姓者乎韋杜子孫又有如公邁歷官貴盛田不加多而書增置者乎萬有一焉當時之所詠歌後來之記載有不及之者乎畫與否弗論也公邁不名之曰藏書而名之曰讀書異乎鄴侯三萬軸之手未觸者矣是書也太

師讀之出將入相為國名臣公邁昆季讀之歷登臺省為賢公卿公邁讀書愈多愈益忠孝恭儉退讓使萬世子孫世守此三言即萬世子孫世讀此數萬卷將與廉泉相為無窮豈可與平泉草木同年而語哉公邁曰惇敢不佩服以毋為先太師羞且以昭示子孫孫子永永無斁

壽聖觀記

元有天下嘉惠黎庶懐柔百神凡前代所以為民事神

者有舉無廢惟九江有江湖之險而壽聖觀祠通慧真君姓張名正夫始家臨川嘗遊襄漢遇異人當宋慶元乙卯誅茆結屋九江之泥沱嘗救民水旱疾厲之菑江湖河漢之厄次第衆建道院嘉祐初賜觀額封通慧先生咸淳甲戌觀燬於火皇元大德乙巳始建殿皇慶癸丑觀門建橋延祐甲寅藏殿而下以次成戊午年改封真君加以孚惠仁祐徽稱泰定丁卯玄武殿成元統癸酉三門成凡民事神與國家從民之欲者備矣九江張

鑑趙某為士請記廬陵乃為之言曰昔者聖人治天下自天地日月五行四時山岳河海丘陵墳衍皆聽於一人而類禋望秩咸徧民詩書禮樂各保有其帝衷以無獲戾於上下神祇有誦之者曰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又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槩未有知其善誦者也當是時天清地寧海晏而不波河翕而不汎民生其間不知帝力其後德衰菑害並至始有盲風怪雨旱乾水溢其後德愈降菑害愈至有民社者不足禦菑捍患而一切聽

於神物怪神姦愈益衆矣嗟乎甚矣難乎其為後世之民也方今聖人作為舟檝以濟民車馬之所不通而民利賴之孰知乃有中流一旦號呼天地鬼神以乞其父母妻子之身者乎人非管幼安誰能濟海自訟其過惟三日不梳頭一日晏起而止又非程叔子誰能渡江正襟危坐神色泰然者則其不免於號呼一旦亦其勢也於是為政者不知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為士者不知修身以事天為民者不知遷善以遠罪其來久矣使又無

明神以禦災捍患其間民將若之何昔人云吾其魚矣嗚呼甚矣難乎其為後世之民也自今九江之士與其鄉人父老率其子弟益務修其隱慝訟其内疚以庶無罪悔於俯仰間神其有不佑之者乎此明神之至願而善為政治民事神者之深望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瑞州路儒學大成殿記

元統三年六月瑞州路學以郡侯之命鑄祭器於廬陵

八月丁巳釋奠於先聖先師既乃命工度材爰作新廟凡棟梁楹桷非大材不用凡盖瓦甃石非堅甓不施凡金碧丹堊非華采不設敞東西序坐賢哲像明年二月廟成崇高鉅鹿視舊有加俟命郡文學求記且遺余書曰筠自宋紹興壬申始遷今學而大成殿重建於紹定戊子距今至元丙子百一十年矣盖元興之六十年也不記何以示今與後余耸自昔在宋微宋高宗御書榜文殿顏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殿門至今天下郡縣因

之此秦漢隋唐所未聞也至大聖人詔天下尊先聖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此又唐宋以來所未及也前記稱宋慶歷初天下皆奉詔立學�獨後二十有三年學始克成令郡侯作新廟於科舉初罷之後此又宋初筠士所愧者也葢昔之善言夫子者惟宰我子貢子思孟子而孟子以樂論德曲盡其妙殆兼三子之撰矣葢堯舜不為湯武湯武不得為堯舜雖天地日月四時有所不備而夫子以堯舜湯武周公為一人以天地日月四時為

一身故曰大成又非獨兼伯夷伊尹柳下惠無可無不可而已侯之作新廟也豈獨徒使諸君子求宗廟百官土木之間葢将使在廟者皆如見聖人在天之靈來學者皆知及聖人時雨之化皆能學聖人知之至庶幾不𢽾於始皆能學聖人行之盡庶幾罔缺於終上不負明時長育之恩下不負賢守教思之意若徒錮於俗學牵於末流既不得於中行又不及於狂狷知行兩失雖家至户到日取聖哲尸祝社稷之亦奚以為侯名僧嘉努

以廉能治郡為良二千石是役也知事高士昌文學解應辰學正黄少游學正鄢養正皆修其官府史袁德厥有勞力皆可書

素心堂記

素心堂者廬陵郭適圖南讀書之所也初圖南其先人樂南村山水而居之自號南村老人圖南因取陶詩語名堂以示繼志且求余記余惟圖南學古之學者其知素心也審矣何以余言為於是余友羅啓初方為圖南

請則與之言素曰昔者舜若將終身於飲糗茹草與若固有於袗衣鼓琴皆此心也昔者夫子飯蔬食飲水此時此心爲魯司寇墮三都却萊夷此時亦此心於陳蔡於宋於匡此時此心使夫子遂居夷遂浮海此時亦此心是心也惟曽點春服童冠浴沂詠歸近之啟初曰子之言美矣淵明疑不足以與乎此余請謂啟初言淵明樂莫樂乎淵明然淵明此樂不過飲食起居之内不在淵明一身之外則猶點也何以知之以遊暮春賦時運

知之夫淵明固嘗為州祭酒不辭矣至以主簿召則不顧又嘗為鎮軍建威參軍不辭彭澤令不辭矣至自免去官雖公田不及穫亦不顧去家八十餘日耳見稚子候門而喜松菊猶存而喜有酒盈樽而又喜流憩遐觀見飛雲歸鳥無不可喜至於尋壑經丘見榮木流泉萬物得時尤可喜也然後登高而嘯臨流而賦焉雖悠悠清沂閒詠以歸不啻過也夫曾點行不掩而志及之淵明學不足而趣有之皆素心也圖南能守先人丘墓與

田廬以老可謂素其位由淵明而遡曾點由曾點而遡夫子與虞舜又得其心焉此圖南之素學也以是繼志使後之繼圖南者世無忘將南村山水世有無涯之樂南村之人有不為郭氏幸顧之者予以是為記

南康路儒學重修記

唐虞三代以來治天下之道具於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孟子而亡於秦雜亂於諸子百家之説湮塞於諸儒傳註之學誘壞於選舉禄利之途為政者尚吏治而論

道者近異端俗流世壞歷千有餘年而不能復宋慶歷初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周元公起舂陵下州得人靈性善之根於太極得仲尼顔子之樂於反身始以楚産而開北學是與河南程氏新安朱氏而後六經孔孟之書復明於天下禮樂政刑之源復出於儒者皇元肇興益尊顯朱氏以風厲天下惟兹南康元公嘗治郡又嘗家廬山後百餘年朱文公繼之首建元公祠象於學宫重建書院於白鹿洞四方學者與郡泮諸生又親黨而炙

之則所漸濡涵染者深矣廬山故以山水聞天下而道學尤盛此一時實自元公文公始自宋亡科廢元興四十年而復復二十年而又廢盆都朱侯某以判官實來為政知大體先教化謂大成殿可以見聖人在天之靈觀瀾閣可以見聖人在川上之意敝宜改作若東西序有嚴有翼如覩七十子容貌講學有堂肄業有舍如聳濂洛考亭之風宜修飾潤色起至元丙子五月訖於七月凡良材堅甓工役旣廩之費為中統萬緡侯以公事

至廬陵謁余為記余既辭不獲則復於侯曰昔者鄭校毁而刺詩作魯泮修而頌聲起此不學將落之所為懼而君子小人學道所以可喜也賢侯能不以科暫廢而遂廢興學養士之規固非俗吏之所能為此邦人士亦不待科興而後讀書僅為應舉之地則元公文公之教其來久矣其自於今來者以不倦之心因勢而導無棄前功學者以有為之志秉時並進無俾後艱將德行道藝人可考而賢能歲可書各自獻於先哲以不廢於明

時豈不天下國家受其福也哉不然雖駿奔走有廟藏修游息有所而無補救於人心世道人謂斯何吾為此懼

遠復堂記

關西馬冀伯有志節氣誼而胸次和平意象寬廣終不為險巇峭刻聽其議論必不可苟且遷就而望其色容自然益可親近愛悅蓋天資近道者也去年歲盡始相識今年一再聚而遠語離且告行使人甚愛其難得而

甚恨其易失間嘗語余以其平生涉世大畧慨然欲還其初今廣東帥王侯都中嘉其志為書復堂以贊其決余請為冀伯名堂遠復有難余者曰易稱不遠復而子以遠復名之非侯意且非易意奈何余曰此易也復六爻惟初知幾惟九勇決故稱不遠復故稱無祇悔元吉它爻不與也夫子贊易獨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以許冉閔之徒亦不及六二以上嘗試論之顏子終身惟有此一不善耳此一不善微見於心

旋已覺悟即便屏絶終身無復再有萌蘖故曰不貳過此所以不逺復無祇悔也過且未形而悔安有故曰元吉今人有不善久而後知知之未免復行葢屢失屢悔以終其生豈不大可哀也哉莊周稱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已逺而後復者也賴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庶幾已復而不貳者嚮使伯玉年不登五十幾無知非之日且使伯玉六十未化則五十以後十年之間皆為知非之日何以為伯玉哉故稱逺復以

自訟其不如顔子者知年歳之不吾與過之不堪貳也以庶幾學顔子之學焉在宋之隆有君子曰張子厚闗西之學顔子者也早悅孫吴而晚猶逃佛老子厚之復不可謂不遠矣而一變至道其勇有大過人者此非兾伯所當師者乎愧顔子之知幾希子厚之至道庶乎其可也余與兾伯相見恨晚傷人事之好乖悵年運之已往其辭危其志苦兾伯其庶乎有以助余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春暉堂記

元統三年春三月四日龍興路富州歛池鄉張氏子崇高踵門而見再拜稽首而言曰崇高之母鄒夫人有志節有孝行朝廷旌其門曰節婦今年八十為堂曰春暉以兄弟奉夫人朝夕上壽鄉先生長者教之曰報罔極者惟圖不朽崇高走八百里詣先生之廬以堂記請再拜而跪余謝久之諾而後起進而問之故初至元乙酉先君子巡檢河湖以其職捕盜死之祖母熊年六十

一晝夜哭不絶聲夫人年二十有六崇始甫六歲崇高甫三歲夫人感憤即欲自裁念夫婦俱棄老母弱子何益死者自誓必終養姑教二子以待其成舅欲奪志誓必至死舅語塞姑晚得疾卧起抱持晝夜不倦比殁終喪族姻稱之曰即其子存不啻如是撫二子至於今皆年過五十族姻稱之曰即其父在不啻如是母處變而德殊常劬勞異罔極又異今旌門命下而堂成無記於人子事親得無恨乎又曰詩書以來下逮後世史傳以

倫誼著稱者無不待文字而後表顯於人子事親不求必得非恨之大者乎余感其言方河湖之死職也母且不遑恤況妻子乎夫人有不念姑老子幼委而去之即凱風七子能孝能言未之如何況二子乎況未能言乎且如河湖者何限湮没無聞者多矣獨河湖乎河湖乃有妻能終養姑教子又能以其夫顯謂非賢妻可乎李少卿謂蘇子卿來時太夫人以不幸子卿婦少聞已更嫁矣果如少卿言即子卿十九年而歸而其妻不能待

也河湖不幸五十年矣而夫人靡他如一日不賢而能之乎夫人今年八十耳目聰明身康强子孫逢吉天報之矣而猶未也雖使夫人滿百歲常如今日又過百歲亦如今日而亦未也必使夫人子孫孫孫子讀吾記者皆為孝子其庶乎又使夫人曾孫之曾孫玄孫之玄孫登斯堂者世世鄉稱善人無為斯堂之辱其庶乎斯言其可以復乎公之鄉先生長者乎必厚稽首再拜而謝請刻於堂上

吉安路修學記

皇元曁朔南於今五十有七年是為今天子臨御之五載興賢能之再歳廬陵之學式克修完以欽承世祖皇帝之休命於乎豈偶然之故哉初延祐科興西北之士學於江南者皆由江南貢天下西北為優江南廬陵為盛今天子開奎章閣以達聰明親經筵以資啟沃廬陵於此時乃能修學養士以稱塞上意此天也惟學建於宋慶歴甲申中更宣和乙巳徙為東鄉改修於淳熈戊

申始正南面今藏書寶慶丁亥先後二趙侯所建其故址即歐陽公學記之藏書也今振文堂與其上之尊經其旁兩廡咸淳乙丑魏侯峙所建其故址即歐陽公之堂筵齋講也今大成殿重建於皇元元貞乙未余所目擊於是歐陽公所謂嚴嚴翼翼壯偉閎耀皆無有存者矣余以泰定甲子備員鄉校顧瞻殿柱已有一易再易者况振文尊經乎又况藏書乎蓋屢請還貢士莊以給修完而不報謹能一修殿廡稍葺藏書而止甚矣其無

能為役也今教授汴人王誠以至順元年庚午始至當凶年饑歲之後仰視振文愛其規制之雄深旣登尊經藏書愛其氣象之廣遠念今不修後將愈敝不可以敝者累後之人曰監郡請以貢士之羨修之監郡托果齊是其議曰此世祖皇帝之命也敢不欽承始二年冬訖三年春凡用中統鈔壹萬七千五百緡有奇貢士十之贍士一之教授與凡在學者三之凡材木瓦甓更其舊者三之一用人之力三千二百四十有四工由是振文

尊經藏書復仍舊貫而有如改作他如賓客之位游息之亭稍𢇁為之以存慶歷之舊士相與言曰昔之學創於宋慶歷開天章閣之日今之學修於天子開奎章閣之後雲漢昭回不可誣也雖然昔之來學者常三百餘人其間真知實踐能自致不朽其名與天壤相敝其志與日月爭光者既可睹矣今其庸有羞鄉校負科目者乎竊伏念先王之政其不與封建井田肉刑俱廢者惟學校貢舉而名存實亡亦未有如學校貢舉之甚者此

吾黨之過也昔有北方學者著書稱五經之道至宋儒而中興偉哉言乎今天下復知尊朱氏之學五經四書如日行天此學校貢舉復古一大機括也士未有躬行心得於五經四書而名存實亡於學校貢舉者惟我廬陵遭遇明時諸君子景行先哲將復見道德明秀而有可為公卿之士将復見禮讓興行而有風俗淳之日然後為列聖深仁厚澤之所致亦賢師帥所以期待方來之意也

三善堂記

贛石城胡廉踵門而見示余以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所為其母徐墓碣余讀之廢卷而嘆廉求余一言余謝不敢抗臨川然不能卻則取墓碣所稱胡氏一家三善語名其堂曰三善而記之廉先九歲而孤值其鄉劇盜方張徐攜持二子一女流離奔播者數年幾不免者屢矣亂定甫歸其不饑寒死者又幸也廉日賣卜於市中與弟更為笠屨徐夜績課廉讀書及廉稍長為童子師以

代貿米徐就養者數年初避寇時廉父遇所知告以其
澤可避既至而徐獨疑之即他徙其夜寇果至其澤又
嘗舉族盡室以行徐趣行甚疾薄暮抵邑舉族得脫他
不及邑二里許者皆殲焉亂後不知曾大父母大父母
其暮徐携廉披荆棘往求而得遂改葬大父如初女適
廖氏者半載而廖掠於寇廖兄欲强嫁之女以死自誓
不脫喪服而寢處者十有七年終於廖氏夫以胡氏之
貧人所不堪而其母甘貧善處患難一難其子娣妹盛

年能守心志節二難康五十哀慕不衰三難臨所謂一家三善行莘者真厚倫矣化之名言也余謂胡氏母女流離之際有如不幸遇盜其志節必有大過人者可書當不止此昔聶政以其娣妹而得廉又能求文字以傳其母與其娣妹得俱不泯滅廉又有子天之報施其在兹乎

重修慶洲書院記

資水在禹貢荆州為九江之一寶慶在春秋戰國屬楚

秦漢吳晉或為長沙或為昭陵或為邵陽而水出寶慶新化東流入益陽為縣屬於潭水中有洲曰慶洲皇元始升縣為州大德辛丑里人劉履泰以父命創慶洲書院捐田三百六十餘畝中書准設書院以履泰為之長歷四十年為後至元庚辰履泰以通道縣尹卒官其子壽翁克承先志以私錢萬緡更為殿堂門廡起四月迄明年八月書院為一新舊翁以其兄弟曾益良田二百畝歸復侵疆一頃而書院為再造則山長康震與有力

焉震之言曰自有慶洲未有書院而創建於通道自有書院歷幾山長而再造於壽翁新學成而新田增益新田歸而侵田歸復厥有相道震何力之有余惟天下四書院湖湘居其一又有命世大賢父子相繼以聖賢問學為家學者以似以續此所以有慶洲也尚論水木本原其誰忘之震其知本者乎余又聞天下學記惟歐陽公以道德明秀可為公卿者望吉之士李泰伯以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望後來而以美筆墨邀利達者戒二三

子是邦自朱文公張宣公極言科舉學校之弊正人心明學術至宋亡元興其間所自樹立卓絕殊常有光前哲大開來許記不為無助則今之劉慶洲者而豈徒然哉竊伏念科舉興而學校欲廢六藝四書行世如日行天而士大夫不耻言利士君子不諱娼嫉人心風化至此非諸君子所當是究是圖者乎圖之此其時矣使科舉學校而無功名富貴之念即焉往而不以義為利又焉往而不心休休有容也哉此躬行心得之驗而世道

生人之德也諸君子勉之予日望之

瑞芝堂記

河南叅政張訥翁以張夫人憂棄官不仕至元戊寅建義學其家其秋芝生梁間者五乃作瑞芝堂逺徵余記之余聞而喜曰美哉孝友之祥此唐曲江公居母喪時休徵也按五色生五嶽益五臟久服食輕身延年使人有智慧聰察仁恕忠知强勇之德比物有珊瑚截肪澤滫翠羽紫金之色而紫芝又為萬年茯苓夜有光恠佩

之辟兵故在天為景星慶雲在地為醴泉甘露在穀為嘉禾在飛走為麟鳳皆其類也嘗謂生五嶽者天地中和之氣所鍾生一家者人倫孝友之感所應聖朝以同倫理天下以殊俗通五方斁倫者誅違俗者禁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張侯族出西夏家居保定揚名中外歷官臺省出其至性行其至孝有厚倫之道有易俗之心於是義學起其間於是靈芝生其上於是無人非鬼責而天祐神相之矣使侯不能棄官則不可行志不能行志

則不可興學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安有孝友廢而學校不可興學校不可興而祥瑞可至者哉張侯可謂出乎其類矣蘇文忠有言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此言極俗失世壞之獘深惡夫僞以要名者也若侯至誠惻怛由内生心以生於此化民成俗不亦善乎此豪傑之士此天下國家之福也余聞延祐科興芝生國學殿楹者九莖芝不輕為時出如此科舉賔興賢能以興孝興弟以先此其應也傳曰孝

悌為仁之本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國學庶學皆學也一家仁一國仁皆仁也芝有異哉余将上以為天下國家胥慶而下以為保定志喜故樂為之記四月

吉水州修學記

吉水鄉校自至元中縣令丞多東魯儒生凡致美於廟學者靡不畢用其至改州以來東平曹侯珣始築修堤甓夷道作新亭樹美蔭自宮墻之外以達於内畢致力焉濟南程侯恭始還亭出於學之外凡曹侯所不及為

者又畢為之衆謂來者幾無可為矣至治三年冬知州事廣平馬俣稱德以選為州始至顧瞻廟學慨然曰修完當先廩膳當務而皆非教也謂七十子未覩厥容貌則審肖像先十哲凡綵服必明次東西序將以彷彿求聖門之氣象謂大成樂無磬則先禮樂先十六磬凡器服必備次定弟子員將以庶幾求道德之聲容然後興除利弊視先後守宰有遺慮者將不遺餘力焉嗚呼何其成之難也於是延祐科興十有二年矣吉水之士貢

於鄉擢於禮部者率常倍他州縣何其盛也皆曰此與學之力也或曰科第非不盛而士志不立士氣未充何也則曰此科舉之學非古之學此科舉之文非古之文或曰今之學者非五經四書不講今之科舉非昔之科舉也皆以諗於郡文學劉岳申則復於衆曰惟我廬陵厥初先正學問之懿者曰忠節忠節之盛自歐陽公而下既已聞於天下矣若丞相文公其志氣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相獘其人與五公皆發於科第皆不愧於聖賢

由此觀之科第固未可少也然則今之士必有三年學不至於穀必有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而後可以讀五經四書將見有道德明秀之士可以為公卿者出乎其間如此則士志其有不立士氣其有不充者乎此先哲之望鄉校之願也不然以土木為尸祝以玉帛鐘鼓為禮樂筆墨利達為文學甚非馬侯所以期待之厚意亦豈聖世興學崇文之始願哉

和樂堂記

和樂堂者故司丞鄧君以修之所建也君不逮事其先君孝養其母何夫人友愛其弟自樹立者二十有三年而夫人即世自夫人即世載其恭儉友愛其弟以肥其家者又十有五年而君即世凡當時之豐富而寧謐者皆和樂之所致也其名堂者以著其志其以訓也方夫人無恙其世家固已饒矣而君日率其弟以奉夫人怡怡愉愉但知有母且不復知有妻子其後家愈益饒而母不復可得君愈益怡愉如在母前但知有兄弟又安

知復有財物由當時觀之君之治財未見其能孳孳未見其有他技巧也以君爲迂濶者有矣三十年間財日以阜家日以肥孳孳者愧之有他技巧者媿之於是君之棄捐斯堂也十有八年矣其子嗣子復知修葺而居處之將迎其兄以繼其父之志述其父之事求范君德機大書三字以揭其顔求余文以記其壁會逄過逄獲登斯堂堂之上新作連床嗣子顧謂余曰將與伯氏聽雨於斯指其東偏曰先子之所休也伯氏至則休焉其

西偏曰先子之所以處季父也嗣子處焉又曰先子之
於斯也法書名畫各以其序花草佳花各以其彙一室
之中一歲之内四時之氣各得其平何其樂也吾兄弟
庶幾有此樂乎余告之曰兄弟無故和者樂之苟惟不
和雖好貨財私妻子不樂也故自世之趣利也而父有
不重於耰鋤而母有輕於箕箒者矣况兄弟乎况財物
乎斯人也雖禄以萬鍾富累千金豈有一日之樂哉子
之兄弟常以子之先君子為法和樂常如一日雖糜亦

興雖貧可富鄧氏之富固未有艾也夫惟力行不倦而後斯言為可必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贛州路儒學重修大成殿記

贛學創於宋慶歷中而改作於治平初元燬於紹興壬申而再造於甲戌始以壯麗甲江右大成殿故在學之西重修於紹定辛卯宋亡元興學毀兵間惟殿僅存元貞丙申左丞董公以分省來臨始遷殿於東建學於西至是殿以朽蠹不支郡長貳以兩御史之命修之始盡

更其楝楹梁桷之腐撓者凡葢甃丹雘稱是為庫以貯禮器樂器新為屋以署學官建學庾起至順辛未冬仲訖壬申夏五凡用人之力三千餘工材木瓦甓之用二十萬二千有奇中統鈔二萬六千二百緡有奇贛學以江西分司之命來請記辭之辭之而請益勤惟夫子之教自圜城弦歌而過魯太牢一時本心萬世令典後來非無干戈雲擾盜賊蝟興如風雨晦冥曽不終日而大明麗空羣慝俱失生民未有於斯為信尚論厥初有天

地而有君師未有庠校而有孝敬其秩然在天常隱然在人心者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猶一日也故由漢歷八代而為唐開元由唐開元而為宋慶歷由慶歷而為紹興式克至於皇元天涵地育科舉學校行乎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地况禹跡所奠秦漢郡縣之内者乎是邦其山崆峒其水章貢其俗質直而尚氣先民之獻以忠節義著稱名在郡志者往往有之使今之教者有如后夔樂教之剛而無虐臯陶九德之彊而義洪範三德之柔

克剛克洙泗及門之好勇好學其變化成就何非聖人之徒治世之良臣也哉六經四書垂憲萬世濟濟多士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要皆有他日民社之責鄉邦無窮之聞今其庸少有愧於中者乎

思親堂記

余既銘故人彭和卿之墓其鄉鄰有為余言彭氏子孝友事者余曰孝友常事也春秋常事不書他日見與其子同學者其言詳矣他日又見與和卿有連者其言又

加詳焉朞槩曰和卿娶徐氏有五丈夫子其三徐出也三子既孝矣二季子孝其母有過無不及焉自吾為比鄰為嫺若友皆親見生長者雖曰二季子亦徐出可也樂哉和卿有閨門雍睦之娛而無左右忌嫌之偪何其福之盛也於是和卿之墓有宿草者再矣諸子以思親名其堂而求余記余謝之曰子之思親何以記為則曰昔者親之存也以不得先生常過門為恨以不能迎致先生於家朝夕得侍先生為大恨倘幸得先生文字以

為斯堂之兆使諸孫升堂如有聞乎親之聲者今而聞其槩然如有見乎親之容者今而見其忻然豈特慰諸孫之思將使吾親不復有平生之恨矣此記所以不可無也余聞其言然後知鄉者其鄉鄰其朋友其親姻所為余言者非私相好非相與為諛悅者也夫且事死安有不能事生者哉雖然未也傳曰君子思終身不辱子如思不辱其親將有所為必審思之使宗族姻友鄉黨皆曰和卿有子不亦榮乎榮果如是辱亦如之此孝思

也以是為記

吳文正公跋云提學劉高甫為鄉人和卿之子作思親堂記謂彭氏之子五三適二庶三適之友其弟不異於同産二庶之孝其母不異於生巳余嘗聞禮家之説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飛走之類是也人則不然何也物不思人能思故爾均之為吾父之遺體豈以異所出而薄其愛乎尊與為吾父之敵體其以非生巳而弛其敬乎父為子之所天是以敬父之配同於父而愛父之配同於同母者也凡此詎非其心之能思而然哉推其所思思不止此思吾身之所從始惟恐有毀傷惟恐有恥辱一舉足而不敢忘一出言而不敢忘如臨深履薄以全其生逮啟手啟足而後知其免也為善而思貽親之榮則必為之為不善而思貽親之羞則必不為將祭之

先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以其思也故祭之日如見所祭因春風之來思吾親之來而怵惕焉因秋氣之清思吾親之生而悽愴焉思親者葢如是至若後山陳氏之記思亭而舉不當思之事以戒夫不肖子者特其淺而已高甫以余言故能羽翼其所記請書之以遺彭之子於是如高甫所請書之不復辭也臨川吴澄跋於思親堂記之後

西蜀石室書院記

秘書大監某建石室書院於蜀祠漢文翁因江西提學范君匯請記於廬陵其祠曰秘書蒙古人生長蜀中承恩入侍三朝累官至大監告老還鄉既以私財建書院

又購古今書籍備禮樂器載與俱歸托不朽焉敢助之請余聞而題之曰賢哉秘書古之人不羈縻於君臣之恩不推輓於妻子之計能知止知足者罕矣不市便好田宅以遇子孫能以賜金日燕飲自虞樂又罕矣不私寶斂遺所愛子弟教以一經遺之長安佚殆絶未有聞者賢哉秘書辭榮蚤退不田宅於家而書院於其鄉不書籍於家而於書院葢將以遺鄉人子孫孫子於無窮謂非賢者可乎謂不賢而能之乎賢者有不能者矣故

曰賢哉秘書今又聞秘書能為墨池草堂二書院求賜額又為之曾益其田廬書籍是何恢恢有餘裕也惟此蜀郡以國始見周書云近都為近曾不如江漢南紀王化行焉自周衰歷春秋戰國秦楚千有餘年漢興至景帝之末始有郡守好學通春秋者為之師帥而後文學之士可比齊魯尚論文學之功業比蠶叢為再開闢誰忍忘之孰知漢後歷三國六朝隋唐宋至今又千有餘年而然後有石室書院哉殆天運循環地氣推遷有待

其時漢史稱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又稱文翁歿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春秋祭祀不絕然則祠堂祭祀尚矣又豈待書院而後見哉余猶及見成都禮殿聖賢圖像石本蘇文忠録王逸少帖云殿漢帝所立文翁石室在焉地志亦稱學有石室以文翁與學作石室以奉之顔師古以為祠堂在益州城内余以為古之石室在學校今之石室在書院者專祠也蜀自蘇氏父子出而相如子雲不得專美安知書院成而不

有名世者出此天下國家之福也然非范君余何自知之范君亦賢矣哉故樂為之書大監字達可君字朝宗

申齋集卷六

申齋集卷七

元　劉岳申　撰

碑

永豐縣重修三皇廟碑

皇元廣土衆民配天其澤嘉與海内咸躋壽域爰著令式郡縣通祀三皇外曁遐方僻壤職守小臣罔不以宣德意崇明祀為重自唐以來於斯為盛惟皇開物成務德並天地功施古今自易大傳推論制作之功在堯舜

氏上千萬世考古者折衷焉其後月令以著於少昊顓頊之上其尊且嚴如是未有如今日郡縣通得以醫家專事之者夫豈以三墳無傳而獨據本草素問所借重儕聖智於方技屈大道於專門也哉蓋嘗思之天地之德莫大於生神聖之功莫大於好生醫也者以天地父母之心用神聖工功之術厥初道術未裂蠱卜種樹皆生人之急務上聖之能事末世輕生庸人妄大胥賤藝命之其徒亦妄自菲薄棄聖哲而祖妖淫甚乖古誼孰

知天以隂陽五行化生萬物三皇開隂陽五行之妙以
惠利萬世凡今之林林總總者皆三皇之子孫也自天
下郡縣通祀孔子而二帝三王之祀已如親盡久矣世
俗口耳有不能習知堯舜禹湯者而況能有尚論皇墳
之邃者乎向非昭代追古醇龎求民疾若使生民尊祖
之意徧滿天下幾何其不以迂濶廢則以尊嚴廢也哉
永豐自大德庚子始建廟至是兩星終已敝陋出入委
巷縣尹何侯仲温披圖考籍得侵疆於民間者四畆有

奇始復舊觀改築故殿基而加高廣改為今肖像而加
嚴飾自東西廡達於外門皆一新又浚池種蓮其中樹
松栢其上耋老歡呼咸願刻石謂是役也信為侯功又
謂余宜為記余惟侯始能以美化善政治其邑又能以
明德卹祀佑其民顧瞻廟貌使民懐書契之初而思耒
耜之功想衣裳之化其君子學道愛人其小人農力事
上將見年穀順成而疵癘不作相與詠歌侯之遺愛以
無忘聖明之澤豈不美歟是可歌已乃作銘詩曰

於維三皇開天建極創物之功生民是力去聖既遠以殺爲嬉所貴功利而賤農蠶於昭聖代視民如傷天下郡邑通祀三皇豈維醫師亦示群牧庶幾子民克勤庶獄於穆新廟何侯所作新廟奕奕民罔不惟此邑顧見皇風兵寢刑措時和歲豐佃漁耒耜衣裳室屋天子萬年永錫五福臣拜稽首作此銘詩以鴻厥愛以永厥垂

東阿縣銅城鎮夫子廟碑

皇元混一天下自開闢以來帝王正朔之所不及學校

貢舉之所不行今皆奉行如在畿甸之内矣於此有天意行其間聖謨運其上人力不至於此若自古聖賢過化之邦聲明文物之地宜無所待而後興者及其興於久廢之餘乃亦如開闢之初惟兹銅城以鎮隷東平東阿縣東平禹貢兖州之域春秋時為魯須句國奉太皡有濟之祀東阿為齊柯邑曹劌盟齊桓公之所縣今四鎮其三已建先聖廟學元貞初銅城始建於道南鎮人河南總管任某以延祐丙辰始遷之道北今江西僉憲

任蒙古岱繼其父志始來廬陵範金為簠簋尊爵坫勺罍洗凡四十有一鞹㽍七仍竹木為籩豆二十有四以鄉人父兄子弟春秋釋奠其中於是東阿之人初見諸生雍容進退揖讓升降之儀節如曠古未有希世之遇已不知前日為齊魯之地固詩書禮樂所自出之國矣向非聖元配天其澤安得有此汴人王誠以僉憲之命來請記夫以釋奠釋菜祭禮之備者簠簋籩豆有司之事也而於學校之興廢關世道之理亂則不可忽昔范

文正公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稱廟為故兵馬監押殿直張公藴所見張嘗有守禦功於馬嶺其後二子皆以文學節行為顯官以馬嶺邊部不廢聖人之祠其澤如此況如銅城者乎任氏子孫詎可量哉

吉安路高明宮璇璣閣碑

皇帝於天下養之初元命以廬陵益奉興聖宮湯沐聖人仁達孝愛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山嶽海瀆與仙佛之宮布在天下者凡所祈天永命寧慈壽者處無不一

用其志壹不敢以天下儉薄海内外壹是興孝翰林直
學士魯德裕身荷國厚恩當追先帝殊遇忠報陛下顧
臣駑鈍臣母王有篤疾乞骸骨歸養臣沐浴聖化耕鑿
聖世為太平幸又幸生廬陵實出慈仁覆燾之下顧臣
子事君父雖越在草野乃心罔不在國臣所居郡有瑞
華雲騰之山近城名山也東粵高要簿臣林浚棄官因
山為高明宫祀晋許旌陽爰以祝釐臣德裕建璇璣閣
其上以與浚朝夕祝兩宫萬年臣德裕敢不昧死以聞

皇天后土實鑑臨之郡民劉岳申實聞斯言竊以為天保報上惟福禄壽臣虎拜稽首曰萬年壽是共蓋自昔人臣當國休明宇宙寧謐無以効犬馬微報惟以天之所以仁愛人君者使其君高明悠久配天地日月是虔是禱矧惟神母聖子千載一時聖孝純至度越古今以天地祖宗之靈使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普天率土無不有仰事俯育之樂是為天下純被聖人之澤以為廬陵百萬生齒凡為人子者永依兩宫萬

年之慶臣德裕所祈久合古誼宜紀其成敢拜手稽首

而獻銘詩曰

聖人在宥方敦孝理文母萬年從以孫子天佑聖人亦

佑文母及其赤子罔不黃耇老者不獨少者不孤我祝

二聖億載怡愉二聖之福與天齊壽二聖之壽與民同

富矧是廬陵慈仁所覆維此璇璣維天其右凡民有母

亦俾壽康臣母君羡一飯無忘我作銘詩神之聽之

玉華宮碑

客省副使額森布哈為盧陵劉岳申言其曾祖母塔掄
王姑姑事顯懿莊聖皇太后多歴年所其德為保傅甚
高舉聖神文武皇帝彌月不遲其功贊化育甚大太后
嘉其忠愛之至世皇懷其保抱之勤爰即真定創玉華
宮以曾祖母學道其中又即玉華搆孝思殿以皇太后
侑食睿宗皇帝其間然後賜之冠服錫以土田為萬億
年無疆萬子孫永保是祝是祈爰立豐碑求記其事竊
惟皇天上帝將興上聖而為之啓運必有文母以為之

發祥其保佑命之必有人力所不及者雖人力亦天命
雖有相道亦其福履也是故玉音追慕徽音在天之靈
原廟遠依太廟日月之光作宮示天下以正母儀搆殿
教天下以廣孝道一舉而兩美具焉是宜聖子神孫繼
繼承承於萬斯年永永無斁雖遠方下士不知宮殿創
始歲月之詳而昔者嘗聞禮官有罷遣太常禮樂之議
顧無以慰答孝子慈孫之望謹拜稽首而獻銘詩其詞
曰

殷祖玄王維帝立子周人初生帝武是履維我皇元前無上古以天下毋毓萬世祖維我世祖古無帝王萬方一統罔有遐荒言念斯毋如古師保抱施携持功贊天地爰作新宮于湯沐邑土地人民常歲賦入於穆新廟春秋烝嘗其從與享子孫無忘天子萬年世德作求有秩斯佑無疆惟休我作銘詩以永孝思孝思無窮相以金鍾萬世閟宮

滕國武愍李公廟碑

皇元以一德格天以不嗜殺人一天下大臣宿將皆知
欽承上命所過城邑兵不血刃故太保滕國武愍公之
下廬陵也雖以忠節故邦文丞相鄉國又當忠勇偏師
挑戰之後公不疑不怒按甲入城城中老弱不知草命
於反掌間其所活廬陵之人不知其幾及文丞相檄江
鄉士大夫舉義興復公盡得其所檄名籍而焚之其所
活廬陵江西之人又不知其幾於是五十年矣廬陵夫
婦父子長子老孫且四世安之有當日若江西宜愈遠

愈隱矣向微泮宫前碑其誰知之天地之德莫大於生而功莫大於陰隲自古天吏有烈於猛火雖以上聖至仁不免於流杵後來尚首功動經數十萬以為常故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尚矣此有天地父母所不能全而風雨雷電所不能恤者而公能之蘇代有言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趙莊之戰秦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死者之孤其怨毒如此則生者之子孫其德豈有涯哉公有

大勲勞於國而公不自知所以隂壽國祚者固不為其家也而天且厚之矣公之冢子世安以賢相聞于江西公之仲子世雄以賢帥聞于豫章公之季子世顯以賢守聞于廬陵此天報之也人豈能報公也哉人之所能者惟廟祀而已天之報施以天理人之報施以人心人心天理一也語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公所活不知其幾千萬人矣其後庸可計乎於是廬陵士相與議於學庶人相與議於市或曰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李公也不

立公廟無以報公乃得學地於興賢門外起泰定甲子十二月明年乙丑後正月廟成衆志始定父老請書其事余以後死讀前碑如傳凡碑已具者不悉書書歳月如上且作詩以遺鄉人俾歌以祀公其詞曰

嗚呼廬陵代有忠節邦之生靈甘死殉國我公撫之來如歌舞不獮不劉去其死所豈無背城公義其敵豈無羽書公焚其籍旣獲廬陵復完江右惟公功高惟公德茂當時遺老為黃為綺當時襁褓抱孫又子青螺之山白鷺之水何以

報公必百世祀新廟何地荒城故基昔公躍馬凡幾過之今公燕坐以享以怡子孫孫子釐無不宜維天高高維地厚厚活人孔多是宜有後公乘白雲招摇四方此邦之人謂公我鄉佑我鄉民五風十雨疾厲不興多稌多黍皇元億載天地同流我公世世與國咸休

江西和卓平章遺愛碑

天歷元年冬十一月今平章政事托歡以勳舊忠良簡在上心拔為江右用懾豪勢惠和小嚳不數月而江右

震動小民歡呼鼓舞如嘆得伸如蟄得奮乃士庶耆老相率以請曰今上都留守換住江西賢相也政有遺愛民有去思而碑又未樹非缺典歟惟賢知賢宜伐堅石樹豐碑以彰懿好以永垂勸敢請於是平章作而言曰留守昔為江西爾民實陰受其賜而不知今去江西而江浙去江浙而上都愈遠而爾民愈不忘此真好德之民也好民之所好不當在我乎則相與推論留守在江西所以得於人者或曰泰定甲子救流民水旱之灾

不知其幾萬人明年救飢人疾癘之厄又不知其幾萬人始見議准戍廣者一歲終更而士馬得完始減蒙山銀課三百定改屬興國而一路地産民力得寛虢富民蒙山提舉之爵徵贓五十餘萬緡而民悅斷廣東潮陽淫蠱之獄流廣憲官吏以賄成者雪潮陽官民以冤死者而民服此其利澤之大者也或曰留守在江西其利澤可知者少不可知者多舉一而廢百可乎於是有學士大夫相與言曰留守歷事累朝先後如一日出入中

外夷險如一致未嘗有一事一念先謀其身與其家而後朝廷之急忘宗廟社稷之憂者留守處貴盛之餘而聲色常不見其不足享祿賜之入而貨利常不使其有餘未嘗一語及人之貪未嘗一念嫉人之富而躬率其家人婦子中心安其獨樂留守惟疾若不及知或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惟恐政有利害不即罷行或罷行而有所不當或當而有所不免切切焉常以為憂而寢食常為之不遑若無以自容留守遇細民如親戚子弟必

身慰撫之遇寒士如貴人必身禮下之惟恐失一民一士遇僚佐如朋友遇屬吏如僚佐惟恐不得盡其情嗟夫此真相業也此豈獨江西之所不私雖上都不得而久留也其將入為天子左右輔弼之臣將天下之民皆被其澤又將國史書之天下誦之豈惟是碑而已乃為詩以慰我民之思以復平章公之命以備國史之採擇云其詞曰

元德如天萬物皆春公如時雨膏澤下民大江以西地

大物衆公如天神聲色不動惟公之心惟恐負國忍使一夫而有弗獲昔公在位民有不知公將入相天下望之我作好詞匪曰我私惟民㦸好夫豈好暴維令之相以仁好仁好民所好是謂仁人刻詞於石以永無極好是正直

清江王縣尹去思之碑

臨江故屬縣三自淦喻為州獨縣清江清江比二州田賦戶口俱下附郡治為治其租調常五分二州之一政

令下當其急先有如不幸不遇賢大夫以臨其縣人民不堪命郡遂以不治初至元新附所至民不習官府危疑畏或徵求所不夙戒急索責必得不俟終日無不立破家者不幸濫起亡賴稍或群伍剽掠即傳致大逆盜常不捕而亡辜死者無數及盜既得益以盜為市蔓連大家悉取而甘心焉比盜死大家亦空大率藉盜以資為大盜甚於盜愚民不愛死以死尤人為官歐官利以為奇貨惟恐民不死每歲差役爭破家求免幸而免家

破不免家破盡而不足身僇辱死亡故貧富俱盡而官滋益不辦事大名王閏以至元庚辰尹清江始至一以寛民力為急去其尤不便民者首變役法定從雇役明年當造海船幾又明年當造糧船幾胥不及期而具而民不擾水後盡括手額號軍軍無或敢逸而民不知盜殺掠民男女連歲不捕為設方計悉獲而殲其渠根株連逮者不治而民亦不知尤不聽以死尤人者民知死無所利爭相戒無死他善利於民不可悉數然與尹終

始獨雇役行之二十年無或敢輙出見以議之者以其公私俱便而民貧富俱利故也尹所為政無驚動人耳目者而人至今思之清江父老方畫像祠尹立石祠下求余記其事余問父老尹去是幾年矣曰二十又六年矣今為某官乎曰不知也世俗德政始至用使去而仆之以待來者尹去是二十又六年矣不知今為某官也而民方立石頌其德非去思論定真有德於民至是哉天下平必自郡始治郡必自縣始尤近民故也雖有姚

宋郡無龔黄天下不可治雖有龔黄縣無魯卓郡不可治夫治民非徒廉吏所能也廉者所以自為非以澤物也故有以廉濟酷而貧者見思有以察致苛而慣者見思非樂是貧與憒也以為民猶有所措手足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使民不飢不寒以不犯于有司其惟豈弟平易乎余友倪幼學遜志嘗為余言尹堅若自律公退妻子躬操井臼疏食布衣人所不堪類甚刻峭自然馭民至寛如恐傷之奉法

循理不為名有古長民之風是宜為縣者也宜父老念
釋之不置也盍使來者歌之其將有所勸乎是尹去清
江而清江常得尹也此父老意也乃為之詩曰
維茲清江政和且平民之父母有聞無聲彼以察察而
為斤斤如草之韡如火之憖此仁而明善無近名盜去
其鯨民保其嬰役法既利貧富不避更二十載衆莫敢
議莫大天地維簡與易亶侯長吏孰為撫字其字維何
視民今歌安富恤貧政用不煩清江政成宜公宜卿遐

不眉壽以昌厥後我民思公其罔有終不見公久時怨時惘昔公去此孩未毀齒公來顧之累累抱子清江之清載其榮名以啓其殿以甸此縣

吉安路總管府吳侯去思之碑

泰定二年春三月信都吳侯繹思可自抗移守廬陵未幾遷海北廉訪使未上尋遷兩淮推鹽都轉運使於是廬陵之民相與怨咨曰兩淮竟奪之海南北而廬陵不得奪之兩淮也柰何士相與嘆息曰上幸嘉惠廬陵既

畀之賢侯矣不數月日奪之去遂棄廬陵矣乎將廬陵遂不復望治乎郡幕長與諸曹史咸曰侯遂去吾等其終無由自拔矣乎每相與可否一事竟莫敢堅是非者衆謂吳侯在官不及五月其施於民者淺矣何以得此於人人也方侯之未至也廬陵之賢士大夫良民相與引領以俟而惟恐其遲遲者自城邑市井以至深山長谷皆不約而同若奸民黠胥相與狙伺侯之果來不來以為欣戚者又所至如一及侯之既至也未能竟罷行

一利害又安能去一㬢甚未能一事直遂其本志安能每事大快於輿情然而屬州縣素暴鷙者皆震動悚恐始知有綱紀僻遠小寡有所怙恃群豪大猾有所忌畏何也監郡李侯世顯顧謂郡文學劉岳申曰吳侯始至未施威於民而畏之既去未施恩於民而民思之是皆可書乎如書之以為來者勸不亦可乎或曰無一事可書柰何余曰漢史稱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豈有一事可書也哉凡亂生於不平惟政故治而平最難

惟治平故無一事非無一事不以一事聞故稱第一今吳侯有賢於人者三外敏而內寛一也讀書知治體二也好謀而善斷三也其先聲足以畏民志其後實雖不必盡如人意而人亦心服之此豈容易得此於人也哉李侯作而喜曰是可書矣乃刻詞於石而系以詩曰古人為政如甘雨露所貴澤物物不知故不善治者為疾風雨枝葉未乾而根已去漢守第一功在治平治平無功在知賈生豈惟吳公文景亦然紀無可書所以稱賢

維我廬陵歲久失治天惠吳侯不終厥惠其施也淺思之者深何以思之澤在人心維我監郡嘉此邦人嘉其好德刻在堅珉右顧神岡左顧雲騰兩山倉倉東為青原洞岩在焉千年五馬輝映後先凡民有欲天必從之嗟爾淮土寧久得思我之懷矣待侯重來在省西江在臺南臺慰我民只偕我士子匪直我里維此南紀峩峩此碑以繫去思以待來朝亦永厥垂 陳太守劉竺廟食神岡山唐刺史吳世雲廟食雲騰嶺宋太守閻寀入洞岩仙去三人者皆有惠政于吉事載郡志

永豐縣令王侯新廟碑

至元庚辰十月二十日汴人王侯諫以選為吉安永豐縣尹明年辛巳改元至正六月二十八日以憤懣死在官凡二百七十有八日監縣以下惶懼憂戚不知所出百姓相顧失色道路相弔有哭失聲者有中道棄其所求如遺空歸者士飲泣吞聲有甚出涕者有如喪其私親者先是有以巫蠱聞侯曰邪不干正尚矣置之群巫舉酒更相賀群卒曰殺羊為酒更謝巫鬼嗚呼悲夫盜

憎主人民惡其上有是夫始𠎩未至㢋人在官無禄而衆蠹害民者有二或四五百人分據各官謂之祗候或百有餘人分據各吏謂之貼書其黨最盛其毒更慘其根究最深其奸利最大其名號最不一凡奸民告訐者常多端其無根而滋蔓不可治者莫如偽鈔而他不法次之尤莫甚于以死尤人自身及妻子又甚至輕犯惡逆而借屍於親隣買屍于椎埋又次之逮一夫而破一家逮一家而破一鄉有未到官而家已空未出獄而身

已殘未受刑而骨已枯皆輕係無辜而禍者無瘐死
有天幸良民怨死無慝姦民日富無憂侯始至盡空其
羣定設祇候有常數必用良户子弟貼書亦然必用良
家子其六百餘人為失業之民始相聚為奸矣此巫蠱
所由興也侯為政不陵長不偪同不億不信其差役至
公而必不可移役户必無妄費催科必不擾而辦早逺
鄉必從折納常數十年不一至官者皆雲集子來賑施
水旱必得實困傷始漸甦流亡始漸復居民始漸有生

之樂而侯之死期且日廹矣侯未死前有暴卒至持府帖至縣者縱其徒歐傷人垂死侯詢問辭伏群不逞因之謀刼侯以縱卒徒侯不可奪則升階將拔侯所佩刀不利於侯百姓皆升曳卒下而収繫之群不逞謀刼獄百姓夜舉火自獄户以至縣理所火達旦謀始寢事聞府帖下逮卒于府文置之理而實愛其事民持不予侯竟予之侯死而卒生嗟夫侯始不便奸民其私以甦良民而不能持循其志氣以愛身愛民而卒隨其奸便

資口實棄良民中道使覆出者愈益大肆其奸爲人上者及好民所惡惡民所好滋益長奸而怠爲善人之無禄夭夭是掾豈不可爲痛恨太息哉永豐故歐鄉其士君子好文而尚氣節其細民敢而知畏義類不可折辱以官府使縣令丞常得賢者豈不皆可爲良士民何至使此數百人擾擾至此哉於是邑士民既祠王侯于學以一衆志而徵余記余不能拒也乃爲詩以哀之俾歌以祀侯其詞曰

河之水兮美洋洋西門君兮政難忘天不雨兮民皇皇魯先君兮策最良雷砰砰兮吼怒風號呼兮拔大樹水有蛟兮山有虎孰投畀兮而不取吁何辜兮今之人九京可贖兮百其身惟玆土兮歐鄉丹原遠兮恩波長侯廟食兮孔墻秔稻熟兮九里香節春秋兮薦芹藻佑我民兮順彼長道

信都吳氏世德之碑 代國子祭酒富珠哩翀作

冀州之信都吳氏繹字思可既位三品以其祖若考之

封贈請會其事罷上聞其母行年八十不忍拂其孝情
延祐六年春三月制特贈其祖偉亞中大夫廣平路總
管輕車都尉追封渟海郡侯祖妣郭氏追封渤海郡夫
人考謙贈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渤
海郡侯妣趙氏封渤海郡太夫人遂以世叙德美來慶
之源謀刻之碑以示來葉肇屬於翀按吳氏自泰伯以
來讓去與弟仲雍立國君其後以國為氏季札讓遜子
孫居齊魯閭中州吳氏盖延陵季子之裔也繹曾祖安

負粟惠貧疾其蠹妄不事異教娶王氏子男二人廣平公偉字傑之娶郭氏子二人真定公謙字謙甫次曰謹字端甫廣平有弟曰守信字誠之娶鄭氏生子曰讓字吉甫三歲誠之與鄭皆卒廣平撫育孫穉如其父母雖鄉鄰莫辨其為兄弟之子者其仁與義藹然世見之者如此真定公有至性妣郭夫人終事繼母賈尤極孝敬讀書達政務以伍籍隸行間善騎射從事統軍司佐幕光化萬戶府天兵長圍襄樊事平宋光化據上游要害

公調兵饟晝戰畧將帥頼之大軍南下至采石說大將以符劵民俘獲三百餘口衆得更生爭持牛酒謝無為軍樊氏子曰端午者奴於公歲餘無惰容夜聞其悲歎名問故曰兩親以喪亂乖隔生死無從知故悲耳公慰之曰汝弟努力汝親果在吾聽汝歸聚因經無為訪之樊氏父媼方昏義男而公適至乃召以端午畀之其鄉黨驚歎至感泣至元十七年敕授將仕郎清遠縣丞莅事再月投版事親召諸子誨之曰吾以吏從軍門戶計

耳汝曹宜業儒以自達也因以其子曰紳曰繹吉甫之子曰純等擇名士鐵齋陳先生節父道江張先生伯達善夫師之故皆有立夫人趙氏婦道克備最教諸子有法享年八十有六清風素範鄉黨稱之紳學行修飭仁廟以處士徵不起繹最顯孫男鐔中書直省舍人繹之子也繹二十有六年以皇子寧王教從故宣𡻕使太師伊徹察喇見世祖皇帝宿衛扈從五六閱年大德元年授上舍監丞遷寧司馬中書斷事官少中大夫寧王傅

尚書省復中書省皆斷事官仁宗皇帝才其為人以其
母老授亞中大夫汀州路總管以厚禄養寔皇慶之元
年也轉階大中嘉議歷福杭吉三路積官正議大夫擢
海道廉訪使以兩淮都鹽運使丁太夫人憂廼勒石著
銘以赫天寵以昭世德以賁墳域以範鄉井曰是善慶
之所自由吾先世之然也人之聞之能無勸乎況吳氏
繼繼隆隆而見之者乎是宜銘銘曰
相彼良穡菑畬耕穫一穎千粒其利實百相此德人充

慶其門子子孫孫其遠益蕃吳自古昔極顯而晦種德信都仁義崇大有令孫子郎衛紫宸命傅藩邸明倬有聞帝敕中書繹母壽耋惟朕知繹選清邦伯四綰郡綬再握使符憲牧賦曹器大不拘封爵自天秩三世再自侯而公其逵未艾玄鼇負山昴畢之野有赫厥靈以告來者

申齋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申齋集卷八

九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卯

謄錄監生臣吳銓

申齋集卷八

元 劉岳申 撰

碑銘

大元開府儀同三司行中書省左丞夏公神道碑

銘

公諱貴字用和姓夏氏宋名將也世居招信軍曾祖諱春宋贈太子太保妣王氏河内郡夫人祖諱榮宋贈太子太傅妣仇氏永寧郡夫人考諱青宋贈太子太師妣

周氏安康郡夫人初太師見永寧墓有蓮花及改葬乃
自口出因不復改太師始居安豐公生龍陂年十二喪
太師十三喪安康郡夫人廬墓泣血且病僫不勝喪有
虎於野燒中啣一燒鹿置廬側一老剖肉食公公始𩟒
公生有異質尤能遠視暮夜必見所射箭落處立拾以
還人以夏夜眼稱之宋紹定二年閫冦攻陷城邑閫帥
請調淮兵公從制帥以偏師手獲其渠戮諸叛卒事平
見知呂武忠公端平元年從趙忠靖公入洛扳開封府

歸德府先登始用前平寇功賞爵初階嘉熙二年升淮
備將是歲安豐圍急公以先鋒築土圍於濱江瓦步因
樹五色旗幟於廢寺林落中間道潛師渡河以空寨設
疑城於瓦步望者以疑城為援兵空壘城兵以攻瓦步
竟刼空圍復還安豐則赤幟以徧城頭矣始潰圍去嘉
熙三年壽春府以圍久食盡告急公與呂武忠定計公
以先鋒夜戰一鼓盡平諸寨糧道已通命各賞軍陸路
之糧半進半撤直抵壽春城下明旦元師見城下所撤

米甚衆駭曰米入城中不知其幾矣皆欲觧圍去公命舟師人持兩囊磚石囊兩兩相繫競擲棄橋上橋壓沉水底人船魚貫而上兵食俱進迄全壽春淳祐六年趙忠靖開督兩淮調淮西兵援高郵公以百兵徃赴之忠靖留公養鋭公曰不可問須濟師否曰不可即步軍夜伏於高郵寨外令軍中以背笛為號公以十兵伏寨旁夜三鼓有口哨作聲廵警四圍者公亦領十兵效其聲而混之徐發一響砲寨中夜亂自相攻擊公一吹笛伏

兵四起入寨中所獲人馬器甲無數寶祐四年揚州被
重圍公伏兵白馬廟前大捷解其圍五年丞相賈似道
問荆山形勢公曰荆山在渦河口與塗山對峙流淮貫
其中而入海兩山東之如人咽喉一有鯁則安豐壽春
斷則淮危矣諜報有欲城荆山者公親拔幹以率將士
得石隧于巉巖下得古井二十有四於榛莽中石可鑿
水可食不數月而城成後至者以數百艘載畚鍤具而
無所施以功陞吉州刺史知懐遠軍六年除兼河南招

撫使尋加壽春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開慶元年為懷遠措置戰守是歲滸潢已渡漣水已破懷遠將士有欲棄船以遯者有欲獻門以叛者賴濠州援至公固守百五十日重圍中復全懷遠被命詣行在所宋理宗召見便殿問滸潢已渡奈何則以肅清自任陛辭夜出賜金帶一銀五百兩賞將士各有差會趙忠靖開江東西閫於隆興公以兵至豐城忠靖親詣撫其軍朝廷科降五十萬尋有旨駐臨江忠靖密謀隆興城築公請調舟師

出湖口則龍興可無築也未幾宣閫調夏金吾兵出江上流明年為景定元年公郎至九江進兵鴻宿洲捷漳源得舟三百餘艘戰黄石港得馬三十餘疋遂復壽昌軍戰黄州團峯得舟七十餘艘去白鹿磯二十里而近時南北兩岸氊帳為滿先是下流舟師多失利公以計悉引兵浮橋上流晝攻夜擊其北岸以舟師陣于白鹿磯浮橋下賈丞相督戰公方率舟師交戰夜登岸陸戰奪所掠耄倪三千餘人還遝有忌公功者讒于朝謂公不

戰南而戰北岸公以書遺丞相謂氈盧雖滿南岸而輜重盡在北岸所以夜擊畫攻于北岸者救其所必救也俟其拔氈盧以救輜重因掃其南巢以速其北走不出三日江可肅清矣乃部分其軍出戰某軍斷橋先上橋者有上賞次者次之違者以軍制論每夜五更一點至橋下橋上皆設備公皆不戰而退是夜先一更至橋下公子松最先上橋推橋上兵悉投之水次戴祥次蘇才併力而上一鼓而橋盡斷明晝奪其舟明日江南無一

騎明日江北無一舟江面肅清上功班師沿江諸郡夾
道爭迎相賀更生除松環衛官賜金帶壽除許浦副戎
帥似道屬公収復漣水公請淮安得淮安會李松壽哨
突境外公出奇兵潛伏南渡門舟師往來彌勒浦伏兵
掩襲魚梁溝之哨騎出船奪犯劉伶臺之戰舟諜報松
壽將築南渡門外廢城公領兵水陸並進戰走松壽僅
以身免捷聞有旨乘機復漣公條上事宜乞步軍五萬
馬軍三千仍督軍餉先期至軍明年公帥兵船並進復

漣水軍東海軍西海州賜官會百萬貫金帶一明年賜溧陽田三千畝公因建第溧陽掘地得錦文龜理宗書瑞龜堂以賜之明年命公帥兵入蜀尅復成都開蜀閫為重慶前閫調兵船入渠江運渠糧至虎相城下糧不能達公以計命都統王甫一鼓而進糧達渠州方率兵船會張珏併力攻虎相城下有日監軍呼延德乞移兵牽制潼州人馬之援成都者公即調督萬壽孫立等去虎相往潼川是歲宋理宗崩度宗即位明年公潛師從

資江而上舟行無人之境出劉整不意殺其兵將數千餘人奪其所脅驅老幼萬餘人整以傷歸衆皆曰蜀被兵以來未有此戰咸淳二年城三台山立為涪州遷涪之軍民以守之始引年納祿乞歸田旨不允明年始定計進渠糧不用糧船惟囊米藏兵船中虛聲調咎萬壽兵船攻青居山調張珏兵船攻虎相山兩城堅壁自衛各船軍士人持一囊米至虎相城下徑上渠城輸米渠倉別城叙州北岸登高山遷叙之軍民張虛聲攻城都

以救嘉定府稚江之急收復廣安軍生擒其將獻俘於宋遣宋南郊奏捷于郊壇之下除寧武軍節度使加食邑五百户實封二百户四年召赴行在除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五年除權荆湖安撫制置大使湖廣總領四川䇿應大使知鄂州六年乞回黄州七年乞致仕九年除檢校少保除淮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廬州公開府淮西制閫方依山築城親帥舟師為東西正陽之行十年度宗崩幼主即位母后聽政有旨上流應援而公子

松戰死德祐元年賈似道潰兵魯港公歸守合肥除開
府儀同三司率淮西諸軍入衛公以合肥重地長子富
先守招信乞命富守廬州而富死招信公痛傷二子俱
死國事可知明年二月為大元至元十三年公以淮西
歸附三月被召四月朝世祖皇帝於上都開平府奏對
賜宴者六有旨條具安民事宜公條十事以對賜金織
衣玉帶靴帽鞍馬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叅知政事行
中書省事十四年二月陞左丞十六年十月八日以疾

薨於惟揚之第生宋慶元丁巳九月十三日享年八十有三遺表奏聞官其子孫公在宋由進勇副尉積至修武郎陞武畧大夫五轉至親衛大夫特授開府儀同三司由淮備將副將升正將州鈐路鈐正副戎帥都統制歷知泗壽漣水懷遠重慶淮安廬黃鄂揚等郡歷河南京東招撫使淮東西安撫制置使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由濠州團練使福州觀察使至保康軍承宣使寧武軍節度使最後兩淮宣撫大使帶朝職為閤門祇候宣

贊舍人環衛官帯御器械左右領衛將軍右領衛大將
軍左右金吾衛上將軍龍神衛四相都指揮使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樞密都承旨檢校少保至樞密副使娶謝
氏累贈安郡夫人先二十七年卒繼趙氏宋封普寧郡
夫人先十五年卒繼賈氏宋封新安郡夫人子男三人
富左武功大夫左領衛大將軍知招信軍先四年卒宋
贈保康軍承宣使松和州觀察使知和州兼管内安撫
使先五年卒宋贈保康軍節度使謚壯肅栢嘉議大夫

岳州路總管女六人長適總管陳起次適某某孫男十四人貽孫中奉大夫淮西道宣慰使壽孫宋保義郎帶行閤門宣贊舍人主管淮西制置大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質孫奉議大夫瑞州路新昌州知州贇孫鴨水縣尹資孫順孫賜孫承直郎權吉安路永豐縣尹貽孫賙孫貺孫賑孫文炳承事郎漢陽府判官次某某賜孫為永豐之明年謁余於盧陵曰先公以至元庚寅九月丙午葬逮康幕府山之原於是四十九年矣而墓隧之碑不

克立賜孫不肖敢頓首再拜以請又曰先公既貴有英
公子孫求通譜先公謝本武卒不敢譜丞相及建節民
有銜節者法當死先公郎釋之曰我今日方始建節彼
惡知之先公嘗所伏虎及宋將亡見先公而㛹殺之由
而内附余惟公方起行伍從吕武忠魏忠靖賈魏公數
出奇計立戰功拔重圍當是時豈顧慮死哉公累疏乞
歸田里豈貪禄位者晚取節鉞致使相年垂八十矣而
猶欠宋一死豈非天乎天將興元為古今所無之混一

長江不波怒潮不信况淮民創殘羸老孤兒耶使公遺表上於咸淳之末年勲名與張韓劉岳並矣銘曰

維夏后氏功在萬世有國於越皆其苗裔維夏開府如狄武襄奮自戎伍不譜文莊善由保傅永寧是述有黄金蓮自其口出達其墓域施于大師為安豐祖毓慶龍陂昔宋未亡鷹揚我武為宋虎臣折衝禦侮爰立戰功戰功孔多其聲赫赫其勇番番維此淮浦士如虓虎維此淮墳士如屯雲皇元肇興奄有南土江去其限潮過其怒

嗟爾淮浦孰離其伍嗟爾淮墳孰澳其群帝謂開府昔爾吾敵今爾吾臣此非人力天之所廢不可與也敷天之下孰違天者臣貴拜稽臣罪當誅臣事陛下臣耄何如帝謂開府嘉爾耄勤我有好爵以旌爾勲淮人見公如見父母至今遺老傷心開府公所伏虎晩知公心昔者卿鹿豈知有今煌煌節鉞存者畫圖振振公子見者驚呼幪府之厚厥有賜田子孫霜露以世以年刻辭於石以永斯阡嗚呼開府悠悠蒼天

循州路同知總管府胡朝列夫人文氏墓誌銘

夫人諱孟端字月卿曾祖時用宋贈太傅永國公祖義宋贈太師惠國公世家廬陵之富田廣西宣慰文公壁之女同知循州路總管府事胡植之妻卒年三十有五其孤孝友孝恭以某年月日葬其鄉樟林之原先葬其兄陛以書眎余以其狀屬余銘余惟婦德内焉得銘獨銘夫人不辭文氏繇丞相死燕聞天下余以里諸生事宣慰通家友陛知其父兄知其為循州復讐事甚悉故

銘不辭夫人於家為淑女善事父不逮事母而厚母黨如母存既嫁不逮事舅姑而奉長上如舅姑禮其睦族媚也仁其逮下也惠不幸變起參商循州死而賊不討孤寡危疑不可知又柄持其資斧使乏絶終不得萬一有所因控夫人痛心疾首盡脫簪珥奩裝遣北首者問道必達既罪人得猶展轉幸脫及臺臣以聞制下悉致於辟還孤寡以其資夫人始克葬循州以禮賞行者各有差教育其孤至是男可婚女可嫁次第終修復其先

廬以祀以居而不幸抱病以死嗚呼今而後有以見君子於地下矣方循州不幸時友始七歲恭始數月覆巢之下萬無完理胡氏世祀不能以髮微夫人專一警敏則死者永已生者亦豈尋常顧復之所能全也哉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王者尚不能行於其下況同列乎況婦人乎夫人卒能以討賊存孤者天也夫人為婦十年而家難作為毋九年其間備極危苦者也七年而後僅定三年之内日不暇給而所樹立遠矣余既得孝

子於忠臣之門而又得烈女於忠孝之家故樂為銘夫人生已巳四月二十五日卒以大德癸卯十月八日子甥四人靜貞許遣兄子寄以靜壽銘曰

讐一也荊軻豫讓危若而難成孤一也程嬰公孫杵臼僥倖於萬死而一生彼烈丈夫而此女英嗚呼安得太史公復起而與之銘

資善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和和墓誌

銘

泰定二年夏五月廬陵太守信都吳侯繹以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之弟自當見于郡博士劉岳申而告之曰尹以忠清亶亮結之五朝歷官中書樞密叅預遼陽江浙為時名臣天子思其賢能召為今官此其弟也顧為博士弟子敢請岳申受而教之越四月自當跣而哭再拜曰無禄先兄即世家貧子幼自當當歸歸治喪葬敢辭吳侯又助之請曰朝廷失一名臣奈何咨嗟垂涕太息者久之岳申聞而悲之越三年自當狀其兄歷

官行事以請銘于廬陵岳申子受而序之曰公諱和和
本哈喇克沁氏成宗即位周樞密院臣奏召見上都慈
德殿命宿衛皇太后積勞為宣徽院都事中書左司事
都事武宗即位兼監修國史府諮議叅軍進奉政大夫
陞左司郎中賜鈔三千二百五十緡金帶一至大二年
陞中順大夫叅議中書省事四年春仁宗即位初上居
東宮時嘗稱和和乃太皇太后宿衛舊臣宜令仍内供
奉又嘉其叅議中書能屢定大計賜東宫經史至是轉

大中大夫仍參議中書省事五月馳驛奏便宜事於宣德行宮上悅其言賜御衣一只孫三十六月遷兵部尚書尋改禮部九月上遣工部尚書鄭允中賜金帶一十月遷正議大夫同僉樞密院事皇慶二年春陞中奉大夫昭文館大學士仍同僉樞密尋命陞補劉僉院缺時劉以銳軍實江南公奏人臣宜力於外陛下不宜遽奪其官臣亦不宜奪同僚官臣死不敢奉詔上曰朕無食言比劉歸命為禮部尚書公勉强受詔即稱實劉歸署

禮部事然後就職九月命宣慰淮東錫鈔二萬以給其行公固辭且辭行上加賜海東白鶻且命之曰以卿賢能遣卿鎮撫淮東遇天壽元正馳驛來慰朕意公奏國法無故不得馳驛上即解所御衣手授公以為信公拜辭至官訪問江淮民所欲惡悉罷行之民大悅延祐元年十二月詔還朝明年二月命宣撫河東陝西道用諏詢得平反寃獄百餘决滯訟千二百餘黜贓吏罷冗員二千餘人使還河東為最明年擢宣徽副使進通奉大

夫有旨拯治兩淮屯田千七百有餘頃糧千四百餘石牛七百餘頭起鈔六萬二千三百餘定召還拜遼陽行省叅知政事大興遼學以化遼人五年召還改壽福院使升資善大夫七年英宗即位拜淛江行省叅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治中書省臣奏行省官治有成績者以公為首上賜公織金叚表裏七月丁萬户憂三年丞相拜珠奏起公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公固辭乞終喪不允上登極自内府供需邊臣賞賜人馬糧食倍𫾺以

什公不動聲色而一時肅給都城百姓見公馬上皆曰
徹公吾屬死且不給是歲十二月立春公奉土牛以謁
於天子曰某日立春上悅賜金叚表裏各一皇后賜金
錢若干歲餘都城大治朝廷議委公鈞軸而公以泰定
二年五月九日暴病薨于位朝廷賜錢萬五千緡宰臣
率百官親臨其喪率僚屬皆轉其家遣中使郭某護公
之喪以歸丞相以下皆送至國都門外都城民咨嗟嘆
息有流涕痛哭者以其年七月十四日葬信都先塋年

五十有九祖諱特穆爾温從世祖皇帝伐宋征叛王阿里伯克討李壇以戰功多屢賞白銀還師至冀之信都因家焉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僉宣徽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信靜侯父諱諾海從定淛東西功最升千户至大中超遷中萬户朝請大夫鎮潭州仁宗即位召見授蒙古漢軍上萬户鎮温台二路母塔掄奈旻氏信都郡夫人娶孔氏信都郡夫人子男二紐紐公後公一年卒通通甫十歲女一適永隆特穆爾先卒公通儒書識治體

先後贊賢相嘉謀密議為多而終始不銜嘗扈蹕見衛士困苦居民多由新軍惡少遂令新軍人歲齎老軍錢若干縱新軍歸田而不去其籍比一歲除新軍六萬人省行糧萬計在遼陽日聞故左丞相竇某無後嘗有妾孕而嫡不容出傭某氏而子生母子皆沒為奴公召見其子狀類左丞倡以俸率僚佐贖其母子歸諸竇氏嘗朝仁宗皇帝別殿見近臣疾趨出公徐入玉色殊不怡左右無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闢戶久之

復手命公闔戶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翼日平章蕭拜珠入朝上告曰朕端居深念憂形于色左右望走獨和和色不變彼望走者皆內愧於心者也和和自信無愧朕亦信之乃命畫工寫公容賜公又嘗手書用寶命中書授公榮禄大夫公拜授璽書曰臣寶藏之榮已極矣無煩中書為其見知如此公被遇五朝三十年如一日而仁宗皇帝知公尤深用公尤切歷官二品禄賜他無餘財死之日家無以為葬繼喪塜

嗣遺孤孱弱聞者憐喪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自古忠賢竭其肺腑其所結知皇天后土忠有不遇
而被盜菑其身已矣而勸方來惟公忠勤奮由宿衛匪
公之忠惟聖曰睿察公於微知公於細可報以危可仗
以濟五聖一心曰維公賢公固逢時亦不愧天惟公家
貧固其常理云何不仁直公長子蠖有屈伸葉有震葉
是故達人常在孤孽惟孝惟忠有子有弟天報善人是
宜委祉刻辭貞石俾民㾊懸

大元宣武將軍韶州路達嚕噶齊阿布格察喇公

神道碑

太祖聖武皇帝受天明命龍興朔方於是虎賁之臣鷹揚之士雲合響赴莫不策功帝室流慶後嗣有若達哩台氏者在和林之外千餘里以畜牧為富以力勇為雄世有圖嚕格之地自推其豪為部長至諾冊聞太祖起兵即率衆來附詔隸大師王國遂從收雲中九原取遼西鏖金兵三山峯下所向無前國王以為能娶呼喇珠

氏生二子曰實都曰哈藩哈藩生子耨埒而沒實都以材武事大宗又詔從大師國王定地河朔平受陽穀風土留妻子居之其後數有勞國王以為可大用然再世立功皆不獲年而沒國王深悼之實都有九子曰圖古勒曰多果朗曰楚楚拉曰阿爾默色曰阿布格察喇曰呼爾哈曰旺努曰仲嘉努曰瑪魯皆勇力絕人謀智揵出每從征伐常先諸軍自太宗至世祖凡四朝一門被重傷者一人死事者四人阿爾默色從伐西域力戰重傷上

策賜金帛有加耨埒呼爾哈及阿爾默色之子高努北征旺努北南征惟阿布格察喇仕至韶州路達魯噶齊享年七十二其後為最盛韶州公軒岸奇偉美須髯多謀畧然居王府恂恂謹飭至大元年薦授宣撫將軍韶州路達魯噶齊到郡摧强拉暴以掖善類黜貪屏惡以正人心興學校以明教化為舟梁以濟病涉君子頌其美小人懐其惠布政優優若素習者皇慶二年正月十七日卒於位遠邇驚悼莫不嗟曰天遽奪吾良牧明

年八月某日嗣子諾海奉柩歸葬陽穀縣東娶謝氏繼

察喇實喇氏二陳氏生子八人長諾海次增城縣達嚕

噶齊和囉羅台次托克托次東平鎮守千户珠爾次東莞

縣達嚕噶齊特穆爾次仁花縣達嚕噶齊魯爾嘉琿次

烏實次禄實女五人諾海康慎端直正色立朝武宗聞

其名拜監察御史累遷陝西行臺經歷燕南河北道肅

政廉訪副使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副使湖廣等處行

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吉安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所至

揚清激濁吏威民懷食蘖飲氷如服韋素泰定四年制
贈祖實都某官父阿布格察喇　某官祖妣王氏妣謝氏
察喇實喇氏並追封某郡夫人妻圖卜氏壽張縣君初
妣夫人謝氏陳氏葬韶州公垂之東南將以某年月日
遷柩合葬焉請推先世之德紀天子之賜刻石墓道以
垂永久惟公之先明夫天地之運審歷數之歸率衆效
順從我太祖深忠大節著在累朝今天子不遺勲舊申
飭恤典疏封錫土用畣忠良德至渥也敢不執筆稱述

以為臣子之勸乃作銘曰

昔在太祖啓運朔方侁侁王師雷動八荒粤有令族達得履台歸我真主奮我長材有騂其弓亦白其馬從王于征川薮野赭父忘其偷子失其危兄甍于前弟復繼之鞠躬累朝荷戈萬里禄不待年進未及止有開韶州召父杜母以為祥風以為甘雨惠流海陬名照天下詵詵公子各有民社維長維賢曰吉安公繡衣霄漢白簡雷風爰佑大藩爰撫疲民廉公大威不伐不矜天子

嘉之爰及乃祖載疇爾庸載錫爾土有堂其封陽穀之東宜爾子孫弗替益隆

高師魯墓誌銘

延祐乙卯春江西經理民田贛寧都民蔡五九脅從其州三鄉以叛事聞命三省兵討之於是承平日久將士吏卒類不知兵久乃授首方事之殷連數郡騷然莫知所出衆謂使高師魯無恙殲者易易耳豈以此狗鼠輩上煩聖慮哉師魯諱洙世為吉水人自吉水永豐寧都

外罕有知者而所至寇尤暴鷙者尤畏服之師魯何自得此聲哉師魯從父君和攻賊巢為先鋒從官軍分屯茅婆嶺夜二鼓發一矢盡走東坑諸賊刼營者嘗伏死士盡獲前所刼營諸賊又嘗從數騎營下奪㑹山賊百餘人所掠婦女輜重牛羊而縛其渠以歸然後解甲哭其妻母以駡賊死者而盡還其亡失其後賊衆數千報怨逼近境百餘家倉卒不知所向獨馳二騎直抵雩都山麓望賊未進空滿殿後帥髦倪百餘口以歸與賊分

道按轡徐行賊不敢犯戰柵外賊劫去五里下寨夜半
方熾火飲師魯閒道出賊後憑高射鶻矢賊大驚盡委
棄刀於道而走從總管張侯懋代父守東坑東坑平攻
高原高原拔討安成永新諸溪洞安成永新平從總管
張翥雙獲空坑渠賊十一人而永豐明徳平擒諸逃賊
或配役朔方逃者或破械郡獄逃者皆就戮而郡鄉邑
平從叅政王公某討鍾明亮為後助而明亮破計前後
所捕獲所拯救何限方省憲郡縣危急責成望救皆響

應皆賴以集皆録其功愛其才然卒不能一命以布衣死尚得為信賞不負當時士也哉師魯事母邱夫人以孝聞嘗疾革醫謝去晝獨夜露禱及明有差而更壽踰年事兄能弟能撫其孤教二子雖兵寇紛糾中能與大父以下食指千餘同爨共食如一日尤輕財急義感激慕古節俠士嘗脫世族一女以還其兄教媚黨諸子以迄于成事父客厚終身尤愛敬師友禮貧士結湖海諸公貴人四方賓至無虚日倉卒賙給迎勞宴賄皆盡

歡去而家故無宿春善議論磊落傾竭喜金丹道術地理方伎種樹之書閒取洛花名品列植為圃與客飲酒賦詩其中嗚呼又何其風流文采也須溪先生嘗謂金高君和都統才其子師魯英槩有文風余亦謂使君用世世用君必先明俊偉又使君恒用族里族里善用君可至今完美有加無恙而卒參差齟齬以死使人有餘憾而撫事興懐有可慨者遂使庸惡陋劣之鄙夫得以坐大稱雄豈不可為痛悼哉高氏出唐節度使駢子某

為潭州判官徙廬陵又徙吉水曽祖某祖某父某須溪先生實銘其墓娶某氏子男某生宋景定庚申十一月十四日卒皇慶癸丑十六月十五日葬某所以某年月日杞留京師以書抵其客郭去非狀其父功實以授劉岳申受而哭之曰師魯與余同歳死之日年五十有四矣方今四方無虞無所用師魯第使士不幸造次顛沛安得師魯哉太史公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乃為之銘曰嗚呼師魯用則為虎而無用武嗚呼師魯揭曼碩云郭以是以以

詩見貽且令僞高師魯碑師魯名洙吉州吉水人好勇有謀畧至元中數大敗賊環吉之境賊無敢嘗者有司上其勞不報年五十四卒家甚貧其客郭以是劉高仲買石刻碑於墓其文則高仲所為極高古書畢就以詩謝郭并呈高仲

元故太常禮儀院奉禮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宋名臣趙忠肅公有玄孫曰巖能狀其師張奉常行誼以求銘蜀劉傳之名御史以授其友劉岳申曰奉常楚材之良者也宜得君銘君宜銘余感忠肅家教又嘉傳之臺評不敢固陋辭奉常諱圖南字則復息堂其自號

也其先世家盧陵安成自其父徙長沙遂為長沙自宋
季已知名見知故相江文忠公至元辛卯徐公琰起公
為嶽麓書院自是為濂溪為紫陽宣慰趙公淮聘公教
其子若孫翰林盧公摯薦公可翰院可提學又移書時
宰極道其才美至大戊申授辰路儒學教授辰學始知
有教養新學歸田為校官嘗當策群蠻反覆條上便宜
於郡皆如公策延祐甲寅詔下興賢湖廣起公主文丁
巳再起公如甲寅當時江南三省獨稱湖廣得人庚申

江西起公如湖廣江西一二名士實出名門生海北湖南兩憲交剡上其名實至治壬戌以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奉禮郎致仕其冬十有一月十四日以疾終於家嗚呼國家有科目而海内無經師欲為士者不患業之不精不可得也余聞公講學於鄉校於及門湖湘士人人自以如得所歸公亡悵悵無所如往如有所失嗚呼如公不尚奮郛曽祖元章宋登仕郎祖光祖宋漕公武羽妣鄭繼劉氏江氏公江出也蚤孤而壹其孝於母父事

叔父而讓其弟以其資娶嚴氏繼歐陽氏子男四崇輿

嵒巘女二孫男二葬長沙大賢鄉金龜阡以某月日銘

曰

嗚呼先生如此而已其存者長如彼湘水欲往求之門

生兒子

元故中順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聶以道墓誌銘

廬陵當宋季崇正殿説書歐陽公權以徳行文學為學

者師宗其高弟弟子為聶先生淳字吉父劉先生辰翁

字會孟二老一時齊名並立而聶先生母弟濟亦由是知名以道其季子巳聶氏世家吉水有隠德至先生而以文行顯以道兒時聞丞相信國文公與其賔客故人師友其世父逮事世父又親見其儀型從余游盆知有父家學必不可為庸衆人以老盆自抜起嘗録永豐邑校即去之從其父官永新學正又去之從江西省幙之賢有才者讀律為用世之學由江西舉於憲府試吏臨江移豫章會貳郡賢侯以選為權貨市舶侯君有素載

與俱北俟歸舟無番貨一童一物御史衡山努察舉之
江西江西調補東粤名盆閩延祐初廣西帥府署為帥
掾會搖獠為變有旨直抵賊巢君單騎深入宣明天子
威命爾等自速厥死罪在不原我來活爾爾曷不自新
保爾父母妻子爾衆自擇衆聞聶以道來皆釋兵羅拜
降者三百七十二人郡獠皆平總戎上其功最海北嶺
南憲府舉最以聞達於省部遷湖南帥謌勒哲布哈方以
重臣移鎮風威震竦莫敢仰視獨委重君君秉正直而

濟以剛柔罔有敗事尤尊禮賢士大夫如宗令尹道傳張太常圖南以風厲四方罪狀常寧安化諸豪根株痛斷屏之遠方豪黨為絶裁減新歲製上方繒帛官買紙直可數萬緡掾史湖廣時湖廣鹽法廢壊已久從叅政海南以上命摧牢盆盡除老奸宿蠹拔塞本源無遺餘者天歷聖人潛邸瓊管聞名召見賜宴加勞癸亥鄉試建議禮聘名士五人為明有司是年湖廣得士稱最授承務郎道州路江華縣兼勸農事以興學校勸農桑為

急先歸流民三百餘戶墾良田十餘頃豪民自歸其詭寄奸民自絕其訟獄賀連猺獠相戒毋犯江華奉使入境遣騎邀迎議讞疑獄所平反皆允當廢黄泥渡别通道使民運米塩水潦至不為民病奪豪民三百年占民水利還溉良田數萬頃歲旱民不為憂去之日父老童稚涕泣邀遮塞道請必無棄我既去民爭樹碑頌功德者九十有二而刻石山崖誦水利一事尤著明以為江華永賴湖南分憲南臺御史海北廣西江西憲使交舉

悉上之臺明年上御興聖殿中書奏至江華縣尹聶以道授武昌路推官上驚訝以道非廉吏耶今才為推官何故叅政阿榮素不樂君謬對武昌訟獄繁多非聶以道不可治以道貧非禄田不可活上遅回久之明年中書竟用為官翰林集賢奎章皆為文字備述其事以送其行而奎章虞伯生歐陽原功詩文為史可誦可歌聞者嗟惋至官盡心獄事獄無大小必使獄訟無差而然後不成其不然者必從輕議所謂實無不竟否即議釋

大官雖盛氣不能集及録囚至郡輕繫固無留獄即重
罹亦無辭罰五府覆核無異咸謂列郡皆如是可無録
矣湖北分憲西臺御史皆以風憲舉湖廣平章伊嚕布
哈以内大夫來下車即問聶以道安在威順王尤加禮
見其冬至京師宰臣以河南水災給驛命召往賑之賑
已復給驛還沿道勸課農民樹藝桑棗以助水旱民爭
歡趨比還青青載道已千餘里衆謂此舉在救荒上拜
朝列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經歷益敦教化以

肅頑時憲長方議徙故平湖書院為老子宫君力爭不可奪還書院平湖以新又建議没大官不當没其命婦為人妻孥益勵守節者語聞著為甲令令詰奸刑暴有益治體者佐上官力行之必不可奉私喜怒愛憎以出入人人自以無寃移疾乞歸監察御史湖南憲使湖北憲僉合詞舉置言路海北憲府移文問候河南右丞湖廣左丞各舉官其理問所明年九月十六日中書特奏為中順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給驛郎

日就道晝夜兼馳以十一月七日至豫章感寒二十八
日疾革惟恨不能圖報一語不及家事夜分終於驛舍
享年六十有一男讓至自長沙奉公之喪歸吉水妻劉
氏子男四恭宣季讓女四婿趙友仁曾中次許龎汝德
次許歐陽連孫男二鄘孫蘭孫女二以庚辰某月日葬
州之折桂鄉草鞋岡申山寅向君起書生操尺寸管出
門無信宿糧盡瘁以仕服勤至死惟不負國不辱先故
年過六十官至四品生無以居死無以歛使當天歴

聖人顧問頃有能合上意可立登要路民受其賜又使延數年之命可肅清嶺海民不被兵人之云亡民之無祿可勝恨哉曾祖諱炎祖諱叔南宋鄉貢進士父諱濟吉安路永新州儒學正累贈朝列大夫同知吉安路總管府事騎都尉河東郡伯妣鄒氏累贈河東郡君荷國寵榮至矣四子亦克用紹天之報施其在此乎恭來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士有不遇終老山林遇有至難簡在上心郭能違之而

俾不達郭能達之不猶可活人有不祥蔽賢者當生材
彼蒼胡不俾臧哀彼嶺海民今方始嗟嗟文水九原莫起
我能起之庶幾不死

申齋集卷八